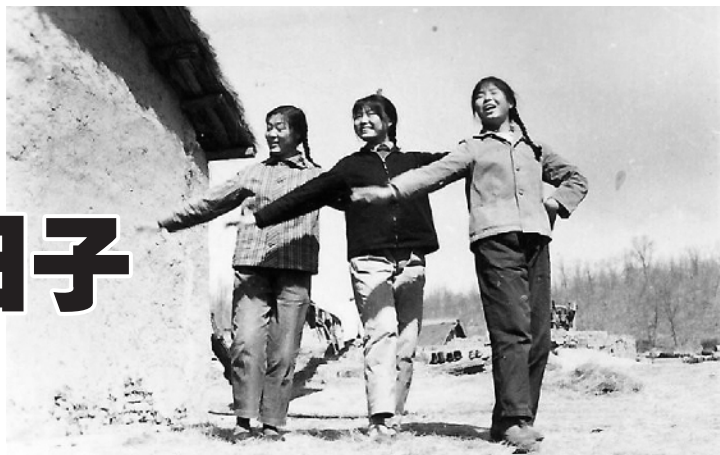


青春岁月

与知青相伴的日子

□武梅 文/图



我们生产队接收第一批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锻炼的知识青年，是1974年。那一年我8岁，刚上小学二年级。

从那以后，我有着六年与知识青年相伴的日子，直到我上高中离开了家。那六年，也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。因为，从那时起，我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后来，我能考上大学，并能成为一个文学爱好者，都与那六年的奠基分不开。

分到我们队的是四个上海女孩：小贾、小林、小徐、小吴。在她们到来之前，接到公社通知，生产队就在打谷场边，接着社屋山墙盖了两间瓦房作为知青点。那时，我父亲是生产队长。四个女孩就是我父亲从大队部领回来的。

她们到来时，都只有十五六岁，一个个青嫩得像刚顶花的黄瓜。由于公社并未提前告知来的知青是男是女，盖房子也就没考虑离民房的远近。一见分来的是四个女孩，父亲就有些发愁。他把几个女孩领到知青点后，回来

就跟母亲说：这四个孩子这么小，让她们住知青点真有点不放心，我们得多关照。

后来，母亲经常让她们到家里来吃饭，也经常让我把自家种的蔬菜送给她们。一来二去，我就和她们混熟了，她们就叫我晚上陪她们住。父亲母亲自然同意，我也很高兴。没想到，这一住就是6年。

她们四人中，小贾喜欢读书，她带了许多文学方面的书，有文学杂志，也有中外名著；小林准备考大学，则带了很多课本和复习资料。早早晚晚，劳动之余，她们两个都各自安静地读书学习，这对正上小学的我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我本也有爱读书的天性，看到小贾读书，识字还不多的我，就缠着她给我讲书中的故事。于是，还不知童话为何物的我，从那时开始，认识了“丑小鸭”、“海的女儿”、“拇指姑娘”，还有那个赤身裸体游行的皇帝……这些故事，在我心里埋下了正义的根，也种下了文学梦的种子。

可能被我缠急了，有一天，小贾变戏法似的把一本注音版《安徒生童话》放在我面前。当时那个高兴劲，就算过去一辈子，我也会记忆犹新，心里真比吃了蜜还甜。从此，我便开始了自己的阅读，也爱上了读书。六年间，小贾所有的书我都读了，又通过其他渠道弄到了一些书。这些书，成为我永恒的精神食粮，给了我无穷的精神动力。它们充实了我的精神，纯净了我的思想，提高了我的素养。

如果说爱读书的小贾是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，那么，刻苦学习的小林，对我的学习，则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。

晚上我经常和她共在一盏电灯下学习到深夜。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够做，小林还给我买课外资料，不会的她教我。很快，我的成绩就名列前茅。小林考上大学以后，我就把小林当成了学习的榜样，后来也顺利升上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。

现在想来，与知青相伴的日子，收获满满，受益终身。



五朵姐妹花

□梁爱侠 文/图

眼前的这张照片，前边抱小孩子的那是我师姐，和她肩并肩坐着的就是我。后边的三个都是我们一个庄里的师妹，戏团里的人都叫我们五朵姐妹花。

1982年3月，我刚刚17岁，中学还没念完，待在家里无所事事。一天，邻村的戏班在我们庄里唱戏，吃饭间隙，团长苏连碧无意间透露一句团里人手不够用的信息，大队干部是一位热心人，说可以在庄里给他们团里找几个能唱戏的小丫头，戏刚唱完，大队干部就把我们四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领到团长跟前，说句实在话，那时我们几个年纪小也不知道怕人，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，嘴巴一个比一个甜，团长高兴得哈哈大笑，说这几个小丫头一看就是唱戏的好料，就把我们收下了。

团长在我们大队里排练了大半年戏，就带着我们开始去外地演出了。那时候正值土地承包初

期，农村普遍生活困难，饭都吃不饱，出外掏力打土块儿，一块土块儿的工钱才值两厘钱，卖一年苦力才能挣到三百多块钱。团长叫我唱青衣，也许因为团长看我唱腔好长相可以，戏迷都爱听我戏的缘故，每月给我开四十二块钱的工资，喜得我合不拢嘴，每每发了工资后，就马上给家里捎回去救急。

那时候师姐已经结了婚，生了三个孩子，她随身带着一个满一岁的孩子，两个孩子都留在家里，由婆婆看管。我们剧团主要排练的是柳琴戏，剧目有《红灯记》、《绣花鞋》、《状元打更》等，虽然农村穷，但是老百姓都喜欢听戏，一听说我们在哪里唱戏，一二十里远都跑着去听，比看西洋景还热闹。

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农村唱戏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。好多当地群众都和我们混熟了，老人们喊闺女长闺女短，年轻人则叫我们小妹妹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

有一次，我们在一个村子一口气演出了一个多月，演出结束临走时，当地群众买来一架手车鞭炮和花生，又买来锦旗送给我们，鞭炮放了大半天，香脆的花生见人就撒，十分热闹，比办婚事还隆重，群众拉着我们的手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舍不得让我们走，他们的眼睛都哭红了。这不，那天上午演出全部结束后，我们剧团里的五个女演员卸好妆，在师姐的鼓动下，来到当地集上的照相馆，拍下了这张黑白照留作纪念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五个好姐妹成家后各奔东西，再也没有团聚过，看着这张老照片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温暖又不是滋味。

家庭相册

父爱深沉

□朱旭 文/图

我恨他，在那饥饿的年代，我在生产队的地里偷拔了一墩花生带回家，他罚我一天不准吃饭。

我恨他，我把一块糖填到嘴里，感到难吃吐到地上，他让我捡起来放清水里涮涮，再填到嘴里。

我恨他，邻居的孩子向我借了一本小人书，好久不还，我去索要，却说没借，我俩吵了起来。他知道后，把我训斥一顿，又带着我向邻居孩子道歉。

我恨他，过年时，奶奶给我一元压岁钱，向他炫耀，他却把这钱要回去，又还给了奶奶。

我恨他，我感冒了，让他和老师请假，他不但不请，反而让我去上学，还说都这么大了，不用这么娇气。

我恨他，我数学考了98分，他不但不表扬我，反而还批评我，说我做错的那道题挺简单的，本不应该错。

我恨他，我上大学时，同学们大都有BP机，我也想拥有，就写信给他，让他寄钱。他回信说，买那个没用，还耽误学习。

我恨他，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，给他买了一身西服，他却不肯接受，还说谁愿穿谁穿，



反正他不穿。

我恨他……

总之，我恨他常常和我作对，不近人情，做事太绝情，让我感到他更像一个外人。

他——就是我的父亲。我心里在嘀咕，这难道真应了那句“无仇不成父子”的老话？

后来我才渐渐懂得，父亲所做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为我好。原来父爱一直伴随着我，只是父亲的爱含蓄而深沉罢了。



图片故事

我想有个家

□闫孔喜 文/图

院落。要知道，那时村里还有好多人住着土坯屋呢。以后的年月，她又扒了平房盖楼房。原本挺拔的身板，被大半生的操劳压成了六十度的锐角；几十年来为儿孙盖了那么多房屋，可近米寿之年，却没了属于她自己的……

近几年，县城扩张的箭一下子射到了我们村，大闫庄立刻跳进了城市圈。村里的宅基与房屋，是用人民币做尺子来量的。大娘名下的七处院落拆除后，她农商行的卡上一下子冒出来四百多万大数据，三个儿子七个孙子又无偿安置了十套楼房、十间门面房。邻村人眼红了，说大闫村人发财大大的。可这时大娘的眼却哭红了，因为拆迁款、安置楼房刚到，大娘一生使唤顺手的“副官”——大爹突发脑溢血驾鹤西去了！我读过村里好多白发两口儿的故事，情节大致仿：一旦有老伴过世的，另一半虽心里悲泣，可表面却很淡定，没有哭得捶天抢地的，说这归半喜半忧。可大娘永远是村里的“纳摩温”，大爹断气的当儿，她哭个狠，悲切指数大大超越儿女们，且边哭边归纳大爹一生的

“四多一少”，翻译过来是，吃苦多、儿孙多、挣钱多、盖房多，说话少……大爹入土后，大娘的耳朵背了，身板的曲度由六十度锐减到了四十五度，高嗓门降低了分贝值。刚脱掉孝服的堂哥们，把大爹大娘的房产做了二一添作五，大娘存折上的五位数由“3”做了被除数。大娘寡居了。三个儿子按月管老娘吃住。住，儿孙的楼房多多，就住在一楼的门面房里；吃，儿孙们也不差钱，因为大娘拄拐杖不方便上高楼，就吃在临街的饭馆里，吃啥要啥，月底儿孙们再拿钞票搞定饭馆。

住楼房，吃饭馆，村里的乡亲十分羡慕大娘，可大娘心里有俩疙瘩啊！她须一年搬十二回家，整年没个安定窝。常言道，好家搁不了三搬，大娘最怕这壶不开的茶。且每次搬家后，她好些个晚上都睡不好，大娘择床。这是疙瘩一。大娘一生跑风走雨的，土锅土灶、粗茶淡饭吃惯了，今儿要她吃饭馆里的大油大盐大料，这是拿肠胃开玩笑。此为疙瘩二。前天，大娘把她肚里的“纳摩温”，大爹断气的当儿，她哭个狠，悲切指数大大超越儿女们，且边哭边归纳大爹一生的